

第 1 章 国家安全永恒的主题

国家之间的利益在本质上是永远矛盾的；国家的安全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得到。这种竞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激烈的竞争或战争的竞争，二是和平的竞争。战争的竞争是低级的、赤裸裸的竞争，是人类社会不发达、不成熟的表现；和平竞争是高级的、隐蔽的竞争，是人类社会发达和成熟的结果。应该说，人类社会至今仍然是不成熟的社会，战争与和平仍在交替使用。确保在这两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最高目标。

国家安全是指构成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人民、疆域和政府的安全。安全的前提是独立；安全的短期目标是生存，长期目标是发展。安全是一种感觉和自信，是由具体的现实保障为条件的。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需要不间断地追求。

第 1 节 国家危机：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故事：法国的教训

历史极其残酷无情。荣誉和耻辱的交替在放肆地捉弄着同一个民族：1806 年，拿破仑为了颂扬他征

服半个欧洲的功勋，在巴黎修建了壮观的凯旋门；1870年，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就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德国。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法国的教师和学生战败时上了《最后一课》。那一课，几乎是作为人类的共同教训，被载入各个国家的教科书，告诫一代又一代青年永远铭记亡国的切肤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法国刚刚雪了普法战争失败之耻，时隔 22 年，1940 年 6 月，德法开战不到两个月，法国就再次战败投降，失去了大部分国土，纳粹的铁蹄踏过了凯旋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历史的长河中，谁也不会永远是幸运儿。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危机暗伏。安全是所有国家的永恒的主题。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旋律，只要一荡漾在中国的上空，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禁热血沸腾，一种慨然和悲壮的感情

油然而生。它的旋律激昂，歌词悲壮，像一个劲力异常的手指，在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为什么它能产生这样的能量？因为它产生于民族危亡的关头，时时刻刻都在唱着祖国的危机，都在召唤祖国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国家的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国歌永不过时！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中华民族受欺侮的历史。列强一次又一次入侵，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中国人真正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关切的头等大事。

为了使我们的腰杆子硬起来，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使中国真正做到了国有所防。至此，中国人才真正站立了起来，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了发言权，有了国格，有了初步的安全。

安全是什么？安全首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与未来的一种自信；安全又是客观存在，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安全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突出的内容。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人类的安全面临着两种威胁：自然界的威胁和人类自身的威胁。人类的生产力越低下，自然界的威胁就越突出：洪水、干旱、风暴、地震、疾病、瘟疫、野兽等等，都曾是人类生存的大敌。因而，人类的安全首先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安全。人类从动物界中产生，利用自己的大脑和意识，日益超越和疏远动物，追求对自然界的脱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类日益取得了对大自然的信心，自然界对人类的威胁逐步缩小：风霜雨雪征服不了人类，饥饿天灾毁灭不了人类，昔日追逐人类的毒蛇猛兽被人类所追逐，所消

灭；人类初步掌握了对抗各种瘟疫和灾害的手段。在自然面前，人类一度获得了安全，获得了坦然。人类似乎成了世界万物的中心。忘乎所以的人类深信人定胜天，企图改造自然，幻想做地球的主人。然而，自然是不可抗拒的，征服自然者必将被自然所征服。人类像一个暴君，利用手中从自然异化出来的强大力量来蹂躏自然、扭曲自然，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然。最终发现，人类并未能操纵自然，甚至不能摆脱自然，还必须在自然的怀抱中生活。对自然的任何扭曲，都受到了自然同样大小的反作用力，无情地惩罚了人类自身。厄尔尼诺像上帝之手，数年一光顾，搅乱了人类正常的生存秩序。人类终于认识到，大自然是全能的上帝，它创造了人类，人类还必须按它的法则来生活。人类就像威力巨大的孙行者一样，只能在如来佛的手掌中纵横驰骋，永远不能超越大自然的界限。碰了壁的人类开始懂得，人类永远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能在与自然的协调中生存。于是，恢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实现天人合一成为今天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自身安全的基本保证。

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界的不恭是自身超越动物界的结果，那么，人类自身的争斗则是动物本性的延续了。人类的自相残杀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日益成了人类安全的大患：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的残杀从未间断，据瑞典和印度的学者统计，从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 1964 年，人类共发生战争 14513 次，平均每年近 3 次；死于战争的人数之多，历史上最大的天灾、最重的瘟疫对人类的杀伤，也不能于战争相比！一种保守的估计认为，战争中累计的死亡人数超过 30 亿！仅抗日战争，中国就有两千多万人牺牲，而只南京大屠杀，数日间 30 多万同胞在一地惨遭杀戮！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有多大，更是难以胜计。

而且，社会愈发展，杀人的武器就愈先进，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就愈大，同时，引发新的、更危险战争的因素也愈多。

血海骨山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安全的大敌就是人类本身！国家与国家之间既可能是合作的伙伴，又必须是提防的对象。中国有句俗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故此，一国的人民要安全，既要有安全的警觉、安全的决心，还要有安全的手段。追求安全成为一切国家的首要目标。

安全的第一要素是独立。一个没有获得独立的民族是没有安全可言的。赢得独立和捍卫独立的过程就是追求安全的过程。独立就是排除对他国的从属和依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上，独立从来就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浴血奋斗夺来的。这一点，中国人民体会得最多，也最深。鸦片战争以来，羸弱的中国独立不保，受到的外侮太多太多，欧洲的弹丸小国葡萄牙也能从中国割去澳门，亚洲的昔日属国日本竟成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心腹大患。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作出了多少抗争？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牺牲以及无以胜计的财富。仅甲午战争的赔款，就达 23000 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国弱勢衰，虎狼践踏。没有独立的民族，只能是其他国家的奶牛。在强权即公理的世界里，各国间的利益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的独立寄托在别国的仁慈上。孙中山曾梦想联合世界上能平等待我之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结果饮恨长逝。共产党一马当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逐出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恢复了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列强当然对此感到不快。1949 年，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环视四海，能平等待我之民族有几个？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自不必言，就连“老

大哥”也想让中国变成“卫星”绕其轨道运转。

中国的领导人深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利益，各自的国家有各自的安全，即使是兄弟，也是独立的个体，有一套独立的生存机制，不能合二为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漫长的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共时刻感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一只强劲的不容反抗的铁手在操纵着中共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被牵着鼻子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当作天条，从而抹煞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人民的自身利益。就是这只铁手，在红军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胜利。尽管斯大林把中共称作“人造黄油”，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她是中国的“黄油”，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她，也只有她，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捍卫民族独立并不比赢得民族独立轻松。建国伊始，世界头号强国，也是新中国的头号敌国大兵压境，直叩国门。中华民族说话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虎视！中国人民不惜沉重的代价、不怕再打几年战争，果敢地回击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对付敌人的进攻，决心是很容易下的；但对朋友的无理要求，如何应付却费人思量。战后“阵营”的划分，使各个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中国不习惯“大家庭”的管理方法，要求“兄弟”之间一律平等，在内政和国防上维持各自的独立。这些遭到了“老大哥”的反对。中国政府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把独立自主放在第一位，不怕断绝与“家庭”的联系。它表明，在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中国人民是不容商量的。

国家安全的短期目标是生存，是保卫自己的肌体不受侵

犯，不被他人扼住咽喉，以维持生命的继续。今天，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国防进步，在进入世纪之交的世界大背景下，可以说，中国有了初步的安全。构成我们脊梁的是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作为我们国防力量的核武器、远程运载工具和比较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它们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顶风傲雪，铁骨铮铮。尽管核战争、化学战争、生物战争和常规战争的危险仍若隐若现，挥不去、斩不断地追随人类前进的步伐，但哪个国家若想对中国擅动干戈，也必须三思而行。我们所拥有的是抵抗外侮的自信。我们依靠的是保卫自我的实力。中国国防的实力与周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相比，具有局部的暂时的防守优势，这使得我们可以入睡，但不能高枕无忧。安全从来就是相对的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时以时间、地点和世界形势为转移。若我们一时松懈，手中的安全就会立即遁去，中华民族将再次匍匐在地上，任人践踏。

国家安全的长期目标是发展。发展是繁荣和进步的源泉，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中国是在不安全中追寻安全，是在发展中得到暂时安全的。近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发展，特别是 20 年来改革开放的突飞猛进，显示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拥有前途和未来的国家才拥有长期的安全。长期安全才是国家的最终安全。长期安全不是阶段性的产物，而是一个必须永远追求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追求长期安全的过程，就是国家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生命的历程。一旦国家的发展停滞，它就立刻失去了安全，从而也失去了生命的保障。追求永不停顿的发展，而且必须是超越现实和潜在敌国的发展速度的发展，才是安全的真实保障和民族利益的最终所在。

以动态的安全概念来考察，今天的中国并不安全。国防上的防守优势还是局部暂时的，在周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区，

现实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有明显的优势；潜在的军事能力可以在一夜之间转化为超越中国的军事存在：所有这些物质力量是否与我国敌对取决于掌握它的国家的态度，从而使外交的重要性大为提高。能否使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军事存在不以中国为目标，是外交在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中心任务。但是，外交并不是万能的。任何国家都把国家利益当作外交追求的唯一目标，只要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奏效的是战争而非外交。因而，外交只是一种权宜手段。国家安全的真实保障是自己国力的充分提高，形成对现实和潜在敌国的全面的相对优势，这正是中国目前的任务。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国防的安全之外，威胁国家安全的多种因素迅速涌现。对中国来说，巨大的人口数量如不合适调控，将会吃掉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发展的停滞；计划生育带来的城市和农村、高知识家庭与低知识家庭的生育不平衡造成的人口素质下降，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又一因素；环境污染、耕地减少、水土流失、沙漠化加剧对农业和人民生存条件带来巨大压力；贪污腐败、一些工厂的亏损与停产、一定数量的下岗待业人员，容易激化的社会矛盾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大大小小的社会犯罪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这些现实，都增加了我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让《义勇军进行曲》永远高唱，永远撞击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扉！

第 2 节 国家和国家安全

故事：越王勾践在同吴国的争锋中失败，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被迫在吴国作奴三年。回国后，卧薪尝胆，亲身躬耕农田，夫人带头纺织，激励人民，图强复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转弱为强，终于灭亡了吴国，成就了霸业。

《大学》：“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美国《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得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的时候，人民便有权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越王勾践实现了复国，犹太人在摩西之后经过几千年的磨难，通过军事征服，也有了自己的以色列。他们是靠武器杀出的国家。社会契约的思想出现之前，1620年11月11日，102名英国殖民者乘坐“五月花号”帆船到达北美洲，在踏上荒袤的陆地之前，41名成年男子签订了约束全体成员的社会自治契约“五月花号公约”。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如获至宝，在理论上大加发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性质。然而，不幸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也许这是

唯一的一次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建立的政府。

国家出现已 5000 余年，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国家之中，但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国家究竟是什么却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国，人们不去追求建立国家的目的，而是认可了军事征服，打天下者坐天下，谁能坐上金銮殿上那张宝座谁就是真龙天子，老百姓只好服从。中国最早把天子统治的全国称天下，把诸侯统治的领地称国或邦国，把卿大夫统治的采邑称作家。因而，国家就是天下、邦国和家室的总称。从秦开始，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皇帝统治的整个地区和人民统称国家。

西方关于国家起源的说法非常多，封建阶级也讲君权神授，近代以来，社会契约思想盛行，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主要特征。西方关于国家的称呼源自古希腊，那时称国家为城邦(Polis)；古罗马称共和国(Republike)，原意是指它所统治的整体人民和广大土地。从文艺复兴开始，意大利的政治学家马季雅弗里首先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使用了国家(State)一词，为以后所沿用。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国家一词的含义不断改变，但多数都从国家的物质构成上定义它，形成了关于国家定义的三要素，典型的代表是：“国家是由很多人民组成的社会，永久占一块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有一个为人民习惯上所服从的政府。”（伽纳：《政治科学与政府》）

马克思主义从国家的本质上给国家以定义，着重强调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这一概念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国家是阶级社会的组织，伴随着阶级产生，也将伴随着阶级消亡；第

二，国家是阶级的统治，因而国家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第三，国家是一个机器，一种工具，实实在在的主权机关。

这里，我们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谈论国家，首先把国家看作一个生命肌体，即由三个要素的物理构成，考察它的安全的硬件因素；其次，我们也关心国家的政治和阶级属性，并以此作为国家肌体的灵魂，考察它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即国家安全的软件因素。从而形成国家安全的综合概念。

据此，我们说：国家是由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民以某种价值观念组成的拥有主权政府的实体。这一概念包括两种含义：

第一，国家的硬件构成：

人民或民族，即 *people* 或 *nation*，她是国家的主体。国家一切机能的运转都必须围绕她来进行。她是国家服务的核心。

版图或区域，指人民的生存空间，包括领土、领海和领空。它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的必要生活条件。

政府，是人民的大脑。不管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组成，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还是部分成员（阶级）的利益，都必须是为社会成员、至少是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负责的机构（卖国的政府另当别论），其责任是保护人民和他们的生存空间。

因而，国家是人民、他们生活的版图和为他们负责的政府的统一体。

第二，国家的软件构成：

价值观念，即意识形态。它是把全体社会成员连为整体的凝结剂，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属性。

国家的安全就是构成国家的硬件和软件的安全。具体来说，国家安全包括国家肌体的安全、生存环境的安全和意识形

态的安全。肌体的安全首先指人民的安全。从通俗的概念上讲，人民是一个政府管理下的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从政治学的概念上说，人民是指社会人口的主体部分，即排除了阶级国家中的少数特权者和社会渣滓的劳动大众。总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它是指人民的健康与否，人口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是进化还是退化。

版图安全是国家肌体安全的第二个内容。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外方面，即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是否统一和完整，不受外敌侵犯；二是对内方面，是指作为人民生存条件和生活空间的版图在开发和利用的同时，能否保护和发展它的繁殖力。

国家肌体安全的第三个内容是政府的安全。政府是国家物质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国家肌体的范畴。政府安全与否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对内看它是否代表人民或民族的利益，是否得到人民的接受和认可，在国内有没有统治的基础，从而可以确定其稳定性。有的政府虽然只代表少数阶级的利益，甚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但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却深得多数人的拥护，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固的，比如纳粹德国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二是对外抗御颠覆的能力的强与弱。

生存环境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要是指国际环境。它的安全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和平生存的环境即政治环境的安全，是指不能被轻易地卷入影响和危及国家发展的国际冲突或战争中去；二是国际生态环境的安全，要避免国际性的人为或自然灾害在“城门失火”的时候“殃及池鱼”；三是发展环境的安全，要维护健康合理的国际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等等的秩序，为国家的正常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统率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行为的一致性。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混乱的国家，犹如一个精神病人，其行为缺少目的性，表现为错乱和无序，失去了自主性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必然很快灭亡。因而，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政治认识上的一致，而是要求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共同的法律和秩序意识，要求政治的、宗教的、思想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可见，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因素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直至威胁到国家的存亡。毁灭罗马帝国的是军事征服，那么，毁灭苏联的是什么？直接原因应该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南斯拉夫的分裂，是外国的颠覆，以及宗教和民族问题。丝绸之路上诸国的灭亡，则是因为环境保护问题。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做不好，人口问题可能成为有朝一日压垮中国大厦的巨石。

虽然国家安全包括以上方面的综合内容，但在国家历史的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具有不同的中心或侧重点。在以往国家的危机主要由外敌的军事进攻造成的年代，国防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因而，不管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国家，都以加强军备来作为提高国家安全度的主要措施。在近代以前，军事武器相对简易、作战手段不太复杂，军事力量的发展是单纯性的。一个良好组织起来的民族，具有普通的武装，只要骁勇善战，不仅可以自保，而且能够征服。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都是如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作战武器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装备费用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在决定战争胜负方面，武器和生产武器的能力要比勇猛强悍重要得多。鸦片战争中，弹丸小国英格兰

只用几千人、几艘军舰，就打败了泱泱大国中国。这说明，军事力量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几百年来世界大国之所以是大国，首选是因为经济上的强大，而且只有有了经济后盾，军事的强大才能牢靠，才能最终成为世界强国。追溯起来，经济发展的竞争是国家安全的最终竞争。从而，国防安全的概念也有了新的内容。

在世界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没有国防安全之虞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就有国家安全。生存竞争表现在各个领域，它不像征服和战争那样惊天动地，不是那样一朝一夕决定命运，但同样是你死我活，而且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着。这个战场首先在科学技术领域，因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科技竞争中落伍，意味着将要被人类文明的步伐遗弃。国家安全的生存竞争最终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政策、任何举措，都会对本国的综合国力产生影响，从而具有横向竞争的意义。社会的发展像自由落体运动一样，以一种加速度在风驰电掣般前进，必然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甩下，最终沦为文明荒漠。与以往不同，可能这些国家仍然能保持领土完整，因为它穷得没有人愿意去占领；也可能因为环境保护不力真使它成了一片荒漠，不值得别人去占领；还或许它是一片战乱的焦土，人们躲之犹恐不及，怎么会去染指呢！

国家的安全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既是竞争的目标、发展的目标、提高综合国力的目标，又是消除不利竞争因素和各种发展隐患的目标。举例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 20 世纪末翻两番、到 2050 年前后赶上发达国家的计划是竞争和发展目标，而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与规模和人民的脱贫计划

则是消除竞争不利因素和发展隐患的目标。没有安全目标的国家就没有国家的安全。今天,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和探索国家安全的含义。美国前国防长哈罗德·布朗在《美国未来 20 年的对外战略》一书中提出:“国家安全就是完成如下使命的能力:保护国家的完整和领土,依据合理的条件保持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的特性、体制以及政府权力,使之不受外来的破坏,以及控制其边界。”出于职业的影响,布朗对国家安全的看法仍偏向于国防的安全。但 1996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开始强调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能力,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经济实力是经济安全的堡垒;当前美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恢复经济实力,大大增加未来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综合的国家安全概念开始逐渐渗入人们的观念。

第 3 节 国家的生命

故事之一:周王朝的开国天子周文王精通易理八卦,却还要请能够知天晓地的姜太公推算周朝的江山能有多少年……

故事之二:汉末刘备为得天下,三顾茅庐;诸葛亮未出隆中,便算定三分天下。做了相之后,致力于一统中原,但终究回天乏力,丧身失国……

大预言:公元 1991 年,世界大帝国(苏联)将要解体……

一、国家的生命属性

自从古代埃及建立人类第一个国家至今，人类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国家在各个地区纷纷出现，成为此后人类生活的一个鲜明特征。从早期的奴隶制王朝开始，到中世纪的封建王朝，一直到今天的各现代国家，哪一朝代、哪一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希望自己的统治能传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延续国家的生命，是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最关心的切身大事。为此，精明的统治者反复研究统治的规律，在文韬武略、用人之道方面绞尽脑汁，仔细琢磨“舟”与“水”的关系。事实表明，功夫下到的统治者确有收获，多少朝代历经数百年，多少帝国横跨几万里！但是，事实也不能总如人愿：哪一个王朝没有倾覆？哪一个帝国没有灭亡？从开创人类文明先河的古埃及王国，到赫梯、巴比伦、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以及今天的苏联、南斯拉夫，国家的更替、王朝的变迁能有几何，谁能说得清？国家是有寿命的，千秋万代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是历史的结论。

国家的兴和亡意味着什么？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它的兴亡是对人民的考验。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兴起都是借助军事上的征服与反征服，这对于新兴国家的人民来说，尽管最终得利的是统治者，但人民的主体都需要进行一场浴血奋战。胜利之后，撇开民族的阶级划分不说，民族的整体取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保障。国家发挥着整个社会的躯壳和盾牌的作用。对人民来说，算是一大幸事。国家的灭亡对人民来说，则是极其残酷的。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所带来的改朝换代

或政权更迭之外，因被征服丧失了国家的人民成为胜利者的俎上肉，他们面临两种命运：在征服者实现宗主统治的地区，比如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统治，人民成为亡国的奴隶，整个民族成为日本民族的附庸，长期下去，本民族的特性也被泯灭，成为征服者的文化载体，比如阿拉伯帝国征服了埃及、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巴尔干地区使那里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拉丁美洲使那里的人民皈依天主教；在征服者实现原地统治的地区，当地的人民往往被排挤、被剿杀，像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所做的那样。

正是国家会灭亡，而且它的灭亡会导致亡国亡种，人们才会更关注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命运。由此，我们认为：国家是一个生命体。

国家是一个生命体，是指同其他所有的生命体一样，有它不可抗拒的产生、成长和衰亡的过程。作为抽象的国家，从人类历史上出现，到从人类社会消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其寿命是十分有限的，长者几百年，短者几十年。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有人居住的地区，几乎都经历了若干次国家的更迭。

国家作为一个生命体，它的生命周期究竟有多长，取决于三种因素：第一，国家的组织形态（“躯壳”）对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第二，这个躯壳对外来威胁的抵御能力；第三，国家组织社会力量对付自然挑战的能力，最终表现为应变的能力和实力。

第一种因素是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如果国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地作出自我调整以适应它，国家就不会被内部的人民起义或革命所推翻，从而延续国家的寿命。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社会内部发生激烈对抗的